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  
第十三回 綽乾趣太監鬧姑娘 逐奸奴同鄉傳草檄

且說前回書中呂仰正在玉香堂內，趕走了江念祖，卻見桂紅房內，下著門簾，煙騰騰地，薰了許多的香。卻又聞得香氣之中，夾和著一股腥臊的氣味，引起了呂仰正的疑心，大惑不解，問著桂紅和月香姊妹二人，她們又含含糊糊的不肯直說。桂紅更是含著一胞眼淚，嗚咽欲泣，幽怨不勝，好像有無限的委屈一般。呂仰正見了他們這樣情形，更加疑惑，逼住了她們兩個，定要問出一個明白來才罷。月香方才含著眼淚，細細的和他說出這個原故來。呂仰正聽了，真是聞所未聞，十分錯愕。

列公，你道當真是件什麼事兒？在下做書的演說出來，不但是列位看官，從來聞聽未聞，就是做書的在下，也從沒有聽見過這般奇事。若不是在下身當其境，閱歷一番，也就要把這句話兒，當作個無稽之談，不肯相信了。

閒話休提，只說京城裡頭，有一班不安本分的太監，專門在外面說大話詆人。別人見了他是個太監，以為他是內宮裡頭出來的人，凡事都要讓他幾分，不敢和他爭競。更兼看了他一身架子，聽著他滿口牛屁，越發認著他一定是裡頭有職事的紅人兒，更不敢同他挺撞。這班沒出息的花子一般的太監，仗著這名目，在外面招搖撞騙的，無所不為，將就些兒的人，差不多一個個的都要吃些虧苦。吃了他的虧，被他訛了錢去，還不敢放一個屁。那裡曉得，這班太監出了宮門便裝出這般聲勢，只要一進內宮，便和牛馬一般，側目而視，屏息而立，誰也沒有瞧見他。不要說是見了皇太后皇上，沒有他說話的分兒，就是見了個裡頭有執事的太監們，也不敢說什麼話。這班太監的內容雖然如此，外面卻那裡曉得。見了他們的面，總覺得有些膽戰心驚，想著不要惹發了他的性子，攛掇了皇上出來，砍他們的腦袋。這些太監看見他們如此，越發的得意非常，揚揚自喜。但是還有一件，他們做太監的人，雖然暫斷了孽根，做不得顛鑾倒鳳，卻總還有些慾念，免不來意馬心猿，到了那奇癢難搔的時候，無可如何，只得想出一個乾癩的法子，殺殺他的癢兒。看官，你道太監們的乾癩，是怎生的一個癩法？卻不是和上海的借乾鋪，天津的住空廂一樣。說起來，京城裡頭的那班妓女，被他們這般異想天開的糟塌，覺得也甚是可憐。看官們且休性急，待在下——的道來。原來那班太監，到了那熬忍不來的時候，便帶子幾百兩銀子，走到一個班子裡來，叫了老鴿，和他說明，隨意揀一個信人，要他陪宿。老鴿們巴結他的銀錢，信人們畏懼他的勢錢，不敢不應。他卻到了那信人房內，也沒有什麼工夫再說閒話，上得牀去，便把那信人緊緊抱住，滿牀亂滾，滿身研擦。原來那太監平日之間，一團慾火結在腹中，便發洩不出，直到忍無可忍，方才這樣的一回，殺殺他的火氣。他的那一肚皮的鬱火，積了多時，又沒有濟勝之具，忍不住那滿身的奇癢難熬，滿肚的精神欲發，所以只得拼著花些銀子，把那些窰子裡的姑娘，給他填空。你想這個時候，那做信人的，被一個太監這般糟塌，可好過不好過？躲避既躲避不來，又沒法兒推出他去，吃了這碗把勢飯，又受了老鴿的壓制，也叫作無可如何，只好咬著牙齒，閉著眼睛，把自家的身體，當作死人一般，直挺挺的，憑著他怎行擺弄。到了那吃緊之際，那太監還要下死勁的，在信人身上咬上一口，方才在小腹裡頭，進出一滴黃油。說起那黃油的氣味來，真是把通天下的穢物，一古腦兒聚在一堆，也比不上他那一股奇臭。信人們自經太監嫖過之後，身上沾了他這股味兒，一定要洗上五六回浴，灑上許多的香水，把牀帳被褥，通通換過不算外，還要薰上幾天的香，方才銷得盡這些臭氣。看官們聽了在下的一番說話，好像是信口編造的無稽之談一般。究竟這黃油，是個什麼東西，如何的一個樣兒？在下做書的恰沒有當過京城裡頭的窰子，沒有身當其境，一時倒也說不出來。但是這話兒，恰的確確，是京城窰子裡的姑娘們，親口告訴在下。並不是在下做書的沒有話說，無故撒謊。看官們不信，只要將來到了京城裡頭，細細的打聽一回，便曉得在下的這些說話，並不是欺人之談了。

只可憐這些姑娘們，受了太監的這般糟塌，沒處伸冤。這些太監們，一來仗著宮闈的聲勢，二來花著大把的銀錢，把這些薄命女子，隨著意兒，拼命蹂躪，你道可惡不可惡？

且說呂仰正聽了月香的一番訴說，竟是從來沒有的新聞，不但眼內沒有見過，就連耳內也沒有聽過，不由的替他們氣憤起來。桂紅聽著月香向著呂仰正，細細的訴說這些苦楚，不覺提動他的滿心委屈，越發嗚嗚咽咽的，淚流不止，幾乎要哭出聲來。呂仰正見她淚濕橫波，愁頻遠黛，好似那風欺弱柳，雨打嬌花，別有一副幽怨可憐的情態，心上雖是十分憐惜，卻又想不出什麼慰藉的話來。彼此默然相對，坐了一回，還是月香把桂紅勸住，替他拭了淚痕，又把他拉到自家房內，委委婉婉的勸了他一回，桂紅方才略略的有些高興。

呂仰正坐了一回，也就去了。回到寓內，忽然又想起江念祖來，暗想：這個喪心賣國的奴才，怎麼又跑到京城裡頭來了？

我不曉得便罷，既然曉得了他住在此間，若不想個法兒把他驅逐回去，我也算不得個當世的英雄了。想了一回，被他想出了一個主意。暗想：何不發個傳單，遍告同鄉，把他驅逐回去？

省得他又在這裡害人。想罷，便立刻寫了一張傳單，把一班同鄉京官的名字，都寫在上頭，還有些進京引見的同鄉，也都請在一起。交代長班，各處去走了一遍，一個個都打上了知字。

只有那位欽差大臣宜蘭生，有公事不到。到了明日，果然的一班同鄉，一齊聚到會館中來。呂仰正大喜，一位一位的都見過，說了幾句閒話，便提起江念祖的事來。一班京官，都是少年盛氣的居多，就是前幾年，江念祖在東三省，逃走回來的時候，寫公信給他，叫他自裁的那一班人，這班京官，也在裡頭。

當時聽了呂仰正的話，一個個磨拳擦掌的，要商議一個趕他離京的法兒。商議了一回，便公推呂仰正主筆，做了一篇檄文，把江念祖的那些醜陋歷史，齊齊整整，詳詳細細的，排在上邊。

後面又說：像這樣負心反噬，貪生誤國的庸奴，實是我同胞國民的公敵。現在既然他潛蹤到此，一定又是想要謀幹什麼差館，凡我同人，務當盡力驅逐，毋任逗留的這些話頭。呂仰正的文思本來敏捷，下筆如飛的，立刻脫稿。給眾人看了一遍，大家齊聲贊好。呂仰正略略謙遜了幾句，立刻騰真起來，叫長班拿到刻字店裡頭，照樣刻好。印刷了幾百張出來，各處傳送。不多幾天，早已傳得京城內外，一個個都曉得了。

又有人把這檄文，送給章中堂看。章中堂看了一遍，不覺勃然大怒起來。你道章中堂為什麼這般動氣？原來章中堂看了這一篇檄文上，把江念祖哄騙甄士貴，私自逃走的這件罪案，說得明明白白。這個時候，甄士貴是早已正法的了，章中堂還擔了一個用人不當的處分，更兼甄士貴也是章中堂的門生，又是他從前統帶淮軍的部曲，眼睜睜的，看著他頭顱落地，終覺得有些不忍，卻又想不出個救他的法兒。現在看了呂仰正的檄文，登時提了他的心病出來。暗想：原來平壤這敗，全是這奴才一個人的主謀，卻送了甄士貴的性命。想到此際，不由咬牙切齒的，想要重重的辦他。忽又轉過頭來，想道：甄士貴已經死了多時，又沒有個對證的活口，就是重重的把他辦了，於我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，難道還抵得甄士貴的命麼？想了一回，便把那方才要辦他的心念，不知銷到那裡去了，也就把他丟在一邊。心上卻總覺得有些恨他。

湊巧隔了一天，宜蘭生來稟見老師，章中堂忽然眉頭一皺，想起這個人來，便問宜蘭生道：「你們陽湖有個姓江的，叫江念祖，你可認得這個人麼？」原來呂仰正的檄文，宜蘭生早已看見，也有些半信半疑的，沒有當真。這宜蘭生本來最愛奉承，被江念祖幾句馬屁，拍得個不亦樂乎，所以雖然見了同鄉的傳單，還有些不相信的意思。現在被章中堂突然一問，宜蘭生一時摸不著頭腦，呆子一呆，只得答應了一聲認得。章中堂又道：「聽說他現在此間，你可見過他沒有？」宜蘭生聽了，更是糊塗，也不曉得章中堂問他是什麼意思，便答道：「前天他到門生那裡，去過一次。想要謀個鐵路上的差使辦辦。」章中堂聽了，故意又問他一句道：「你答應沒有答應？」宜蘭生只認做章中堂問他是好意，連忙說道：「這個人才幹是有些的，就是外交上的工夫也很不差。門生打算先委他一個差使，叫他試辦。」

宜蘭生一句話還未說完，章中堂更不讓他再說下去，便急急地問道：「照你如此說來，你竟是全不知道的了？」宜蘭生聽了章

中堂這樣的一句沒頭沒腦的說話，不曉得他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。頓了一頓，不敢答應。章中堂又問宣蘭生道：「你和這江念祖，可是同鄉麼？」宣蘭生答應了一聲「是。」章中堂冷笑了一聲道：「虧你還說是他的同鄉，怎麼他的歷史，你都不曉得麼？」宣蘭生聽了，曉得事情不妥，一定有什麼人在章中堂面前，說了江念祖的壞話了。正要開口，和他支吾兩句，不防章中堂在袖中掏出一篇呂仰正的檄文，遞給宣蘭生道：「你看。」

宣蘭生本來已經看見過的了，現在章中堂遞給他，又不能不接，只得立起身來，雙手接過，假裝著看了一遍。不覺面漲通紅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暗想：這件事兒，真是有些奇怪。怎麼這個東西，竟到了他老人家的手中？我剛才還保舉他的才幹，想不到立時立刻的，當面駁了下來。今天這個釘子，可碰得不校正在想著，又聽得章中堂冷笑道：「我不曉得你這個人，竟這樣的糊塗。你想那平壤一役，竟全是這個奴才的主謀。生生的把一個甄士貴的性命送掉，還連累著我，得了個調度失宜，用人不當的處分。這樣的人，你還想委他差使麼？」宣蘭生碰了這個釘子，踟躕非常，諾諾連聲的，不敢言語。章中堂見他這樣，也就罷了。宣蘭生和章中堂說了幾件公事，也便回來。

一路坐在車中，想著怎麼江念祖竟是這般的人物？我看他為人似乎還好，大約不至於壞到這般。又想自己手下枉多當差使的屬員，卻都是些撥臀放屁，捧卵呵喙的腳色，沒有一個有用之材。正是：辜負溫柔之夜，綠慘紅愁；群驅賣國之奴，驚魘逐魅。未知宣蘭生究竟肯委江念祖差使與否，請看下回，便知分解。